

對普遍香港人而言，反安

保抗爭是個陌生的詞彙。執筆之時，正值香港928

一週年，去年此刻防暴警察荷槍實彈、發射催淚彈，和平示威者無所畏懼，催發更多市民佔領港島九龍街道。其實，近半世紀前，這種情況已在反安保抗爭中出現。鄰近地區的群眾運動，尤其是台灣及日本，往往是港人借鑑及學習的對象。去年雨傘革命中，台灣太陽花學運學生進佔行政院之舉，及日本第二次反安保鬥爭中的東大安田講堂攻防戰及其他暴力衝突，皆有在參與者間思考升級方法及事後檢討時被提起。然而，今次反安保抗爭不成香港人議論紛紛的熱話，明顯不被重視。本文主要從重光紀念日、港人對日印象，及雨傘革命後形勢幾點，展述個人的一些觀察。

小說《1984

》有傳世名言「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，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。」政治操作，正是由如何演繹歷史入手。2015年5月13

日，中國國務院發出通知，宣布今年的9月3

日全國放假一天，紀念中國抗戰勝利70

周年。其後，港府宣布跟隨大陸，建議將當天定為勞工假期。這單看似尋常的新聞，挑動不少港人的神經。事實上

，香港有其獨特的二戰經歷，以及屬

於自己的二戰紀念日。1997

年主權移交以前，港府為紀念皇家海軍上將夏愨率領艦隊收復香港，恢復英國對香港的主權，將每年的8月30

日定為「重光紀念日」，全港放假一日。故此，這單新聞變相宣告「重光紀念日」壽終正寢，恢復無望。

有別於始於1937

年的

中日第二

次戰爭，香港保衛

戰當屬太平洋戰爭的一環。為了增強

香港防衛能力，英國於1935

年批出五百萬鎊，用於部署海岸砲及高射砲、於九龍由西至東修造一道永久防線等，當中部份地道、機槍堡和戰壕仍然健在。1942年12月8

日，日軍發動「南方作戰」，海軍偷襲珍珠港，陸軍進攻東南亞各地、同時跨越邊境入侵香港。

長達18

天的香港保衛戰中，過千名本地及外籍軍人和平民為港捐軀，國籍包括英國、加拿大、印度、澳洲、紐西蘭、緬甸、荷蘭等等。部份香港英兵更在香港淪陷後加入緬甸遠征軍特種部隊，繼續作戰。換言之，香港保衛戰是場英屬香港與日本的戰役，中國因素佔之甚微。然而，官方及媒體多偏重報道由共產黨指揮的遊擊隊 -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事蹟，於香港保衛戰中正面抗戰的英軍顯然未得到應有重視。去年12

月，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狠批英國在二戰中對香港沒盡道義責任，更指英軍「貪生怕死到九龍向日軍投降」，輿論嘩然。[1]

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70

週年，中共對之「充分利用」、自稱「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」、埋沒國民政府的領導地位及正面作戰的莫大犧牲，從而製造民族情緒不是意外之事。與此同時，香港學術界及民間亦致力正本清源，重提被遺忘的香港歷史。本年7

月，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鄺智文博士出版《重光之路 - 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》一書，利用英、日、美、中等國的第一手歷史資料重探這段歷史，詳論不同勢力在戰爭後期爭奪香港的過程，旋則獲得不

同民間團體邀請作介紹會。而大學生組織

時代思進亦於8月30

日於西灣國殤紀念墳場舉行悼念儀式

，民間公祭英靈，有約300名退伍英兵及市民參與，人數出乎意料地高。[2]

據筆者觀察，官方和民間透過日本侵略這段歷史呈現的，分別是國族概念、民族情緒，以及香港的獨特性。

有別於主權移交前可以加入英軍及皇家香港軍團（義勇軍）參與香港防務，香港如今由解放軍駐防，港人不能參軍服役，沒有軍事參與權。除

了在1970

年代的保釣行動，香港人普遍對

二戰及軍事議題甚少表態。今年9月18

日，傳統左派工聯會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示威遊行，表示毋忘日軍侵華，警惕軍國主義復辟，譴責日本新安保法案。另外，「香港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」成員身穿印有五星紅旗的襯衫，於中環和平紀念碑揮舞五星紅旗、區旗，反對新安保法案。[3]

而「的士總會」於去年雨傘革命期間向法庭申請禁制令重開旺角佔領區，並於近日出版書籍痛斥「佔中遺禍」。除此以外，香港民間對新安保法案並無太多討論，以及示威遊行。

對香港人而言，戰後日本可說是優質生活、進步的代名詞。戰後世代對日本並不反感，不會動輒產生「日本軍國主義復辟」的猜想。1970

年代，香港經濟開始快

速增長，基層生活質素改善，中產階級開始出

現。1980

年代，八佰伴等日資百貨公司進軍香港，銳意營運位於新市鎮的新建購物商場，擊敗英資中資同行主導市場，伴隨香港人渡過經濟高增長期。雖然香港最早落成的購物商場是海運大廈，但是影響香港人消費文化和生活模式至深的，是1984

年由八佰伴經營的新城市廣場和太古城中心。對於七、八十年代的香港人來說，海運大廈是高不可攀的上流社會和外國遊客會所，直到後者兩個商場的出現，普羅市民才有機會在他們的社區逛商場、購物，使之漸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。一站式商場令消費不再局限於購物，社交活動和娛樂節目也成為需要花錢的消費項目之一，最終促使消費主義全面爆發。除了價廉物美的商品、禮貌周到的服務之外，文化的同質感更是香港與日本一拍即合的因素。現職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副教授的人類學學者王向華指出，香港華洋雜處，身份認同複雜，屬於不中不英，與同樣不中不英的日本正好切合，因此很快就接受後者。日本流行文化隨著經濟商品在香港相當普及，日本更成為港人旅遊熱門地點。

雨傘革命縱盛況空前、抗爭日進，終功虧一簣、未竟全功。事後，港人多帶有查找不足的心態，審視其他地區及香港其他的抗爭，將之與雨傘革命比較。現時各方對抗爭方法及路線激烈對立，例如：激進對溫和；大中華與本土。港人得到一些心得，但未找到出路：舊有的「和平理性非暴力」示威模式不能令一意孤行的政府正視民意，回應訴求；參與者不應接受「階段性勝利」，但又難以付出更大代價、使用激烈手段迫使政府讓步。於是，他們多從雨傘革命的經驗檢視其他事件的運動手法與成敗的關係。對於台灣的反高中課程綱微調抗爭，筆者身邊不少人均將學生與教育部部長吳思華的會面聯想成去年10月21

日政府與學聯就政改對話，生怕學生接受政府方案令積聚的民氣崩解，同時對燒炭自殺的反課網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表示敬佩。本年8月29

日，馬來西亞「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」（Bersih

）在首都吉隆坡舉行「淨選盟4.0」集會，人皆身穿黃衣，更唱Beyond

名曲「海闊天空」。此舉令很多港人憶起往事，於社交網站轉載，亦擔心該次集會結局和雨傘革命一樣。至於是次反安抗爭，本港學生組織對於日本學生組織「自由民主主義學生緊急行動」

（SEALDs

）的宣傳品都讚嘆有加，認為值得學習，但顯然不慣街頭音樂形式、輕鬆的示威方式。而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時事委員會是少數有對之製作單張，向同學介紹的學生及民間團體。[4]

港人對反安抗爭反應不熱切，更大程度上由於中港矛盾日趨激烈，眼前問題叢生，不暇顧及日本。雨傘革命後，本土（香港本位思考）路線漸漸上升至主流，政黨認同要加入本土原素，不少新進組織以「本土」為名，以捍衛香港權益、打擊邊境走私、不應寬待大陸人違規行為為綱。現時最觸動港人神經的是突顯中港矛盾、損害本港核心價值的新聞。港鐵職員一直對有大陸口音人士攜帶洗衣機、床褥等更大型物件坐視不理，近日對攜帶大型樂器的學生嚴例執行「運載行李條件」，不准登車，事件引起公憤。不少市民自發檢舉，亦有網上傳媒假扮「走水貨」證明港鐵選擇性執法。[5] 運動離不開政治，中港矛盾亦見於9月3

日抗戰勝利紀念日，世界盃足球外圍賽中港對陣的賽事，結果賽和但港人對此喜之若狂。除此以外，香港大學副校長任命風波更是全城熱話。上星期，成員逾半由校外人士組成的港大校委會多次拖延任命後，否決遴選委員會細選推薦的人選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。會後，本科生代表、學生會會長洩露親政府校委發言內容，否決理由荒謬無理，引來社會極大迴響。有言雨傘革命後港人普遍感到無力，難以改變局勢，但切身危及自身的風波卻是接踵而來，未暇細究是可以理解的。

然而，反安抗爭不是頃刻爆發，而是始於半世紀前，更關乎戰後日本的歷史進程，及自視為怎樣的「國家」。1951

年，盟軍結束佔領日本後，美日政府簽定《日美安全保障條約》。根據條約，日本因為武裝已被解除而尋求美國在日駐軍協防。條約給予美國很多特權而不許他國均沾，卻未有清楚釐定美國「援助」日本的義務，足見獨善美國且不平等之

處。1960

年的第一次反安鬥爭，群眾的目的正是抗議美日政府簽新的《安條約》結為軍事同盟，將本來不屬於冷戰任何一方的日本拉進漩渦。全國各地出現抗議，三十三萬人包圍國會，逾五百萬工人

參與

大罷工，

依然無改對外簽署

的條約經眾議院表決通過，三十天後就會自動生效的結局。1960年的安保條約有效期為十年，有效期過後，如果日美雙方沒有異議，條約期限就會自動延長。結果，1969年爆發了第二次反安保鬥爭，當時的主要訴求是要求美方將沖繩無條件歸還日本及廢除《安保條約》。可是，警民暴力衝突升級、尋常街道變成戰場，激進左翼赤軍冒起，令認同反戰的大眾覺得反感，示威者漸漸不被同情。最後，沖繩有條件歸還日本，安保條約依舊自動延長，美軍基地維持現狀，當時反對安保延長的社会黨在隨後的選舉中大敗。

今次反安保抗爭源自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新安全保障關連法案（簡稱

新安保法案）所引發的爭議。安倍認為，日本四周的安全保障環境越趨嚴峻，尤其面對中國的威脅，應該參與美軍或其他盟國的國際軍事行動。因而於去年提出安保法案，法案要於2015年7月16日在眾議院獲得通過。安保法分為兩部分：除了全新的「國際平和支援法案」，還有綜合歷年自衛隊法、PKO協力法、周邊事態法等十條法律的修正案而成的「平和安全法制整備法」。法案承認集體自衛權，只要獲得國會批准，自衛隊就可派遭到紛爭地區或對多國部隊進行後方支援。當有密切關係的他國遭受武力攻擊，即使日本未直接受害，也可動武。法案亦擴大自衛隊的活動範圍，放棄武器基準、認出自衛隊可到外國拯救日本人、美國軍艦出巡時自衛隊可作防護等等。新安保法案在日本引來極大迴響，主要在於「違憲」及「反戰」兩點。《日本國憲法》第九條第二項說明日本「不保持海陸空軍及任何戰力」和「不承認交戰權」，因此法案明顯違憲，更經日本眾議院憲法審查會的三位憲法學者一致裁定「集體自衛權是違憲」。另一方面，亦有論者認為這是在美國默許下，讓日本出錢出力，在東亞防務承擔更大責任。戰後接受反戰教育的日本人，大概覺得法案會令「和平憲法」名存實亡，令日本與戰爭不再絕緣吧。

可是，面對一個將領連番作出挑釁言論、軍費逾1450億美元的國家，死守憲法不改，卻又只能依據別國維持國家安全，更非理智的做法吧。[6]在香港，不少人提倡討論如何修改《基本法》，以面對2047年一國兩制「五十年不變」終結，憲法不是「祖宗之法不可改」的封建產物。至於是次反安保抗爭的關鍵 - 《日本國憲法》，乃由佔領日本的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在一、兩週內快速寫成，過程比有吸納港人參與起草的基本法還專制。[7]至於同為戰敗國的西德，其憲法《基本法》則由恢復主權的西德政府自行制訂，當中更沒有日本國憲法第九條似的和平條款。西德享有集體自衛權，甚至是北約成員。日本絲毫不改被戰勝國單

70年前發動侵略的日本，軍費一直攀升的中國才值得東亞各國密切注意吧。[8]再者，一旦修憲擁有集體自衛權，日本就能破除一直以來與美國單軌的防禦體制，從而與其他國家建構多邊、對等的戰略關係，協助維繫區域均勢。因此，筆者認為在反安保抗爭過後，日本社會宜對修憲作深入討論，實踐民主真義。

近年來在香港發生的事，均在測試港人在港英時代被植入而未被考驗的「良好公民」概念、及對法治、自由、中立、專業的認知，到底香港會從艱苦中摸出生路，鳳鳥復興，還是一蹶不振，一沉不起，筆者無從得知。香港和台灣一樣，曾為殖民地而經歷政權交替，有著特殊的歷史進程及身份認同。筆者深信我們一定要摒除固有國族歷史的成見，回顧歷史真相，坦誠面對，才能開創新局面。若果港人願意花時間認識鄰國時事，對香港如何周旋於大國間，以什麼地位自處應對，定有裨益。

作者 葉焯杰 香港大學學生

Reference:

1. 〈陳佐洱斥港督「貪生怕死」對港無道義責任〉報道：<http://goo.gl/MVNTir>
2. 香港重光紀念日悼念儀式 Hong Kong Liberation Day Commemoration Ceremony：<fb.com/161947944139982>
3. 〈香港多團體紀念"九一八事變"84週年 要求日本正視歷史〉報道：<http://goo.gl/bZkFp3>
4.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時事委員會「美日安保條約」傳單：<fb.com/469415293226497>
5. 毛記電視《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》「帶古箏搭港鐵才是正經事」報道：<http://goo.gl/h39iuh>
6. 中國大陸軍政人物挑釁發言要錄：<http://goo.gl/BDGc00>
7. "Creation of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 (1945-1946)": <http://goo.gl/fsCcq2>
8. 《經濟學人》中日軍費比較：<fb.com/10153754564255984>